

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夸粟裕

6

人物传记



张雄文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[内容简介]

他的一生,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;他的一生,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。他是个军人,却像儒生,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?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,经常奴役他的身体,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。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?他叫粟裕。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。

[上期回顾]

1939年3月,粟裕从江南赶到皖南军部,参加一个周恩来主持的会议。休息时,粟裕来到教导总队,打算挑几名学员去二支队机关。教导总队负责人听说来意后,马上推荐了一个叫詹永珠(后改名楚青)的女兵。楚青后来成为粟裕的夫人。

“皖南事变”蒋介石一举端掉了新四军的军部,解决了“瓮中之鳖”叶挺、项英。“无毒不丈夫”,他干脆再“捅”毛泽东心窝一刀,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,就是说,将这支中共控制的部队“开革”出政府军——国民革命军序列。

他当然没有忘记已“逃”过长江的“滨海之鱼”陈毅、粟裕。从政府军序列里开革了新四军,以后这些“漏网之鱼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“土匪”,再不服从军令政令只管“闹腾”,蒋介石随时就能派政府军“清剿”,严惩不贷!和他一样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,自然也不是傻瓜。他的取消令发布才三天,毛泽东就针尖对麦芒,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,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,刘少奇为政委。于是,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较上了劲。

毛泽东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时候,陈毅和粟裕这两条“滨海之鱼”,早已修尔远逝,将江南部队带过了万里长江,江南指挥部也随即改称为苏北指挥部。陈毅升了职,粟裕这个副指挥也跟着“扶正”,接过了原来苏北指挥部的全部担子,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,人马就是苏北指挥部所属的三个纵队(旅)。不久,粟裕兼任了苏中军区政委、苏中军政委员会书记,平生头一次开始独当一面地掌管一个较大的战略区。

中共军队在华中地区数量不多,但毛泽东的眼光很远,“胃口”也很大。1941年2月,他致电华中局的一把手刘少奇,强调苏鲁战区是“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”和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”,它在“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、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,好像汉高祖的关中”。

毛泽东把华东的苏鲁战区看成是汉高祖的关中,自然有像刘邦一样以弱击强,最终赶走日本人,打败蒋介石,重新一统天下的宏伟蓝图在里

面。这也不奇怪,中共1921年才十三个代表的时候,他们就在一条租来的船上,雄心勃勃地宣布,要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了,何况现在在有兵有将的地盘。另一方面,毛泽东也寄厚望于这一战区,努力积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为完成汉高祖一样的大业,造福中华民族做出最大的贡献。这一思想,与他后来派精兵强将抢占东北,说“只要我们有了东北,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”的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他所说的苏鲁战区,包括山东大部 and 江苏长江以北地区,粟裕的苏中区属于苏鲁战区南端重要的一块。苏中区的范围是:盐城的斗龙港至淮安以南,长江以北,运河以东,黄海以西共两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,人口八百多万,下辖四个分区、一个特区。不久,它向南扩大到京沪路以北的镇江、丹阳、武进,向北扩大到盐城;后来又伸过万里长江,向南扩大到苏南的江阴、无锡以及苏州、常熟、太仓地区。

但这块日军和国军夹击下的地盘,并非全国山河一片红,有三个“要吃要喝”的政权同时存在,几乎就是又一个魏、蜀、吴三国时代。粟裕实际能控制的地方只占百分之六十,日军占百分之三十,还有百分之十归国军控制。

这一战略区,无论经济、政治还是军事,在中共控制的各个区域里,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经济上,这里是“鱼米之乡”,粮食、棉花、海盐等物资富饶,工商业和交通发达。抗战以前,财大气粗的江浙财团,一直把它看做是自己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;抗战开始后,这里又成为日本南京、上海占领区的重要供应基地。政治上,苏中与日军的大本营南京、上海隔江对峙,毗邻而居。这里抗日的业绩,通过南京、上海的大小媒体,一夜之间能迅速传播全国,振奋天下人心。

军事上,苏中地扼南京、上海的咽喉,控制长江下游的航道,“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胸膛”,直接威胁日军大本营,也威胁其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其他占领区。

这么一块香甜诱人的“肥肉”和“奶酪”,日军、国军以及新四军自然都把它看做自己的“禁脔”,成为三方必争之地。

粟裕第一次独当一面,果然出手不凡,不负所望。首先,是军事上控制。

粟裕上任后不久,这里的国军开始“曲线救国”,纷纷叛国投敌,使日本“皇协军”也就是伪军的数量,从原来区区两个师,一下子膨胀到十三个师。

这也是好事。粟裕不用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,生怕有伤国共之间的“兄弟”和气了。1941年2月,他一把干掉原国军现“皇协军”李长江部主力五千多人,苏中从此少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劲敌。

这回与黄桥战役不同,消灭的是认贼作父、助纣为虐、人人喊打的伪军,毛泽东兴奋地电告重庆的周恩来,叫他想方设法,广为宣传。

对试图把自己赶到黄海喂鱼,搞一个江北“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(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语)”的日本人,粟裕也自有办法。

日本人“不辞辛劳”地反复争夺、“扫荡”和“清剿”,粟裕就针锋相对,实行“要点争夺战”。也就是对新四军赖以生存的基本区域,坚决和日本人争夺,不让其分割、封锁和压缩。

其中最经典的是三仓和丰利争夺战。前者反复搞了七次,后者搞了五次,你来我往,先后持续达八个月之久。最后都以“皇军”不好意思地歇菜,乖乖打道回府告终。

苏中属于一马平川的平原,河渠纵横,密如蛛网,城镇村落,港汉环绕。日军往往利用汽艇等优势装备,

在河湖港汉中自由往来,突然袭击新四军,骚扰根据地。

这与粟裕早先摸爬滚打惯了的山地环境截然不同。但他又不能和“皇军”商量,约请他们一起到山地“比试”游击战术的高低。日本人巴不得他早点离开苏中这块风水宝地,越远越好。

不能搬到山地,那就改造这里的平原。粟裕和他的部下们突发奇想,弄出了几个破天荒的绝招:一、在河道上构筑明坝、暗坝、交通坝、阻塞坝,使当地的平底木船(吃水浅,可数人拉过坝)通行无阻,日军的尖底汽艇寸步难行。二、改大桥为小桥,改固定桥为活动桥,改大路为小路,改直路为弯路,使新四军来去自如,日军行动却步履维艰。三、大凿小运河,使蛛网般的河流连接起来,沟通新四军内部的水陆交通联系。

这几招的确新奇“狠毒”,日军广袤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里闻所未闻,好好的地形,一夜之间竟然“沧海桑田”,但“皇军”也只能干着急,大吐粗口,骂骂娘而已。

经过小打小闹的长期蛰伏,粟裕还在华中首先发起大兵团作战。他在1944年3月和5月先后举行车桥和南坎战役,打破了华中敌我相持的平衡。新四军开始处于上风,日军则从此江河日下,风光不再。控制苏中这块宝地,只能是他们下辈子做梦的事了。

对粟裕当一面后的表现,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、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由衷称赞不已。早在1942年,他就说:“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,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。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,战果最大。”

因此,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后,还欣喜地向毛泽东汇报,说粟裕“是新四军七个师中,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”。

黑暗的洞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

4

悬疑小说



南派三叔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,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。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《零号片》的绝密电影。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——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,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!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?带着疑惑和不懈,凭着巨大的勇气,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。

[上期回顾]

日本人用尸体堆积出了一条路,但尸体上缠绕着铁丝,使得我们行动举步维艰,最后决定在这个万人坑里休息一晚。裴青则带着一个小兵前去探路,不久,小兵失足遇难。

我不知道这张纸头是谁塞给我的,看了看其他几个人,都没注意我。这事情一下就变得有点腻味了,那年头国家很困难,三年自然灾害头年,国民党正在叫嚣反攻大陆,我估计这一次保密措施做得这么严,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这个。

我看到那张纸条之后,第一感觉是这里有人犯了敏感了。那年头这种人多的是,全是阴谋论者,凡事想多了,大概是以裴青是特务,那小战士不是掉下去的,是被裴青推下去的。

我不以为意,裴青的背景我知道,我们两个还算是校友,我比他长一级,中国地质大学同系的,学校里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,怎么可能是敌特。

这是一个小插曲,不久我就忘记了,我们继续出发,到当天晚上,又走出去近一公里。这里已经没有尸袋了,我们因为头一天没睡好,晚饭都没吃就睡着了,那时候还不到下午五点。结果醒过来之后才晚上十点。

几个人围起来吃行军饭。我们腰酸背痛,在那里一边捶打,一边琢磨明天的事情。如果一直是这样,那我们大可以把皮筏子扔在这里,不然按照今天白天的进度,我们还不如回去,否则到后面肯定是弹尽粮绝。

突然传来“咣当”一声巨响,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回头一看,只见是陈落户吃饭的洋盆掉到石头上,同时他的眼睛看向我们身后,浑身都抖了起来。这时候在陈落户背后放哨的战士也转过身来,一转之下那战士的脸也变了,“咔嚓”一声就拉上了枪栓,结巴地大叫:“副班——班长!”

我们马上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了,全部转头顺着陈落户的眼光看去,一下子我就一身冷汗啊。只见我们对面的一块岩石上,不知道什么时候,竟然出现了一个人,正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

副班长还叫了一声:“谁?”对方

没有回答,僵直地站在那里,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王四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对面那人站的岩石边上,准备扑上去。只见那人弓着腰,从边上一下子蹿到岩石上面,一个熊抱就把那人抱住了,我们听到一声惊呼,那声音不是王四川的,而是一个女人的叫声。

两个人全部摔倒,摔进了下面的水里。副班长一看,忙脱枪甩掉上衣冲下去帮忙。我们也跟了下去,先是把王四川扯出了水,接着那人也被我们拖了上来。那人的帽子已经掉了,一头短发,脸上的血也冲干净了一些,我翻开她的头发,还查了查脉搏,看到那女人的脸,我一愣,我竟然还认识她。一边的裴青也看到了,惊叫了起来:“天,是袁喜乐?”

袁喜乐也是搞勘探的,虽然她年纪和我们差不多,但是资格要比我们老,只因为她是苏联留学回来的那一批人,受到了比较特别的优待。我和她不止一次在一个勘探队里呆过,当时她是副队,外号苏联魔女,行事特别认真,我因为马大哈,经常挨批,不过私下里这女人很豪爽,我们相处得比较愉快。她经常到各处领队,裴青认识她,显然也是差不多的理由。

袁喜乐的体温非常低,她身上大面积擦伤,到处是内出血的淤青,看着十分吓人,如果不是看这里的岩石和那些铁丝网,必然会认为她是受了酷刑逃出来的。

我脑子里已经一团乱了,又想起了临走时老猫和我说的话。“这事情不对了。”我对他们道,“咱们不能往里走了。”

“怎么不对?”王四川问。“我看我们不是第一批人。”我道,“这里头肯定有文章,那个大校没对我们说实话。”

看袁喜乐的装扮,显然也是这一次地质勘探任务的编制,但是我们进来的四支队伍中没有她,那她显然属于我们不知道的第五支队伍。而且按

照情理和地理位置来推测,这第五支队伍,应该是在我们四支队伍进入洞窟之前进入的。我们进来这里才一天的时间,如果是在我们之后,不可能这么快赶上是在我们之后,几个人都沉默了,遇到这种事情,实在是始料未及。王四川说:“要不等她醒了问问她?”

当夜休息,各有各的心思。而我确实是累了,脑子里胡思乱想了一通,最后还是睡了过去。睡梦中做了一个噩梦,我大叫一声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陈落户、裴青和两个战士已经起来了,王四川在那里打呼噜,袁喜乐也醒了,已经穿上了衣服,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东西,头发蓬乱。

我走过去试图和她说话,她缩成一团,无论我怎么问,她都不理我。我一说话,她就直勾勾地看着我,但眼神是发散的,也就是不聚焦,显然在黑暗中呆了太长时间,她有点无法适应光亮了。我最后放弃了,王四川给我打了早饭,坐到我边上就直叹气,说太可怜了,估计昨天晚上,她是循着我们的光过来的。他查过她的衣服和背包,里面吃的东西已经全没了,也不知道到底她在这里困了多久,要是我们再晚点进来,她肯定保不住了。

我想对他们说,照这么看,这后面肯定得出什么事情,现在想想咱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,我们是不是先回去?

裴青也点头:“说实话,我很好奇里面的情况,不过,我承认从大局考虑现在回去是正确的,只是不能这么就回去,如果还有其他人也困在这里,我们这一走他们就死定了。我想我们几个人轻装往里再走走,搜索一下,也算有个交代。”我想了想,觉得他说得有道理,娘的,这家伙有当领导的潜质,这让我有点不爽。

吃了早饭就分配人手,袁喜乐肯定是不能带上路的,得留人照顾她。陈落户马上说他不参加了,在这里等

我们回来,众人都没意见。副班长怕他一个人不行,又留下一个战士在这里,我、王四川、裴青还有他和另外两个战士,换上了轻装,就开始往前出发。

因为决定探索之后就回去了,所以没有什么资源消耗的顾虑了,我们都开了手电,一下子把洞里照得很亮。

往前走了一段后,洞穴豁然开朗,暗河走廊的宽度明显增加了,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痕迹也更多。再往里走了一段,大概是两小时之后,我们遇到了第二个始料未及的情况。

爬过一块十分大的石头,硕大的洞穴内,不再是深邃的黑暗,而是一块巨大的岩壁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,原来,这个洞穴,竟然在这里到头了。

我们实在想不到这么快就会到达洞穴的尽头。按照课本上说的和我们的经验,暗河应该更长,不然在尽头,就应该有缓冲水量的地下湖泊。

我们全部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只好暂时停下来休息,同时分析可能的情况。王四川说:这么着吧,我们都别出声,听听看,如果地下有被掩藏的大型缝隙,水声应该比较响。

我小心翼翼地听出去有十几米,完全没动静,就在我叹了口气,招呼他们准备否决掉王四川的提议的时候,那边一个小战士突然站了起来,对我们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动作。我们都一个激灵,心说难道听到了?忙蹑手蹑脚走到他身边,全部俯身去听。

这一听之下,我们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,原来这块石头下面,传来的不是水声,而是一种让人形容不出来的,类似于指甲抓挠石头的声音。好比爪子划在我们的心脏上,感觉痒得要命,恨不得很挠几下。

我记不清楚是谁最先开始挖石头的,总之很快,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动手将这里的石头搬开。“咚”的一声,我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。